



續高士傳卷之六

少玄山人皇甫孝子



齊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少靜退不樂
人間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為參
軍測荅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後嶷復請
之測荅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
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
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建武中又累徵不起測

欲游名山乃寫其祖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刺史安
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一無所受齋老
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
廬山止祖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
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
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
測避不見後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
之竟不交言後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
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而已
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頗好

音律善易老續玄晏先生高士傳三卷尚之字敬文
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及武帝
和帝時並徵不就壽終

蔡謫仙

永明間鍾山有隱者姓蔡養馴鼠千頭解其意嘗言
語狂易時人呼為謫仙後不知所終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未人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
竹箭箬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
鄰皆奔走獨伯珍累床而坐誦讀不輟太守王曇張

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而退如此者凡十二焉早喪妻不復更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檀栢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後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刺史豫章王又辟議曹從事不就兄第四人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

趙僧巖

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

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至夜而亡

孔祐

孔祐山陰人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子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齊豫章王辟爲西曹書佐不至道徽兄子搃亦有操行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或恠而問之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嘗謂其子曰山藪故多奇士若雲禎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耶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或勸之仕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

不應後隱居餘不吳差山時為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所居成市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欲以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沈約並表薦徵之梁天監元年又與何點同徵皆不就麟士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并日而食守操終老年八十五卒于家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錢塘人少恬靜不樂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不就永明十年名臣多表薦京產徵為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又徵負外散騎侍郎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遂以疾辭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呂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後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為主簿不就榮緒博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

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京口世號為二隱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父為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臧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

茲而三馬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
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
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
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此子索然
惟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
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
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齊高帝即位手詔吳
會二郡以禮迎遣固辭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
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

庾易

庾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初豫章王辟
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
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
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永明建武中又徵竟不就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由宋元嘉以迄昇明中累
徵辟不就弟慶符嘗爲青州僧紹以乏食隨之鬱州
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翫水石竟不一入州城齊建
元元年詔徵正真外郎又以疾辭太祖謂慶符曰卿

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接有時通夢遺僧
紹竹根如意筓籜冠後僧紹嘗候釋僧遠定林寺太
祖欲就見之僧遠問之曰天子若來柰何對曰山藪
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
耳永明初又再召竟不肯見

續高士傳卷之六

續高士傳卷之七

梁

阮孝緒

少玄山人皇甫孝子安撰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
恒以穿池築山爲樂既冠其父誡之曰三加彌尊人
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
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
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
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

笳管穿籬迤匿不與相見曾食晉美問之云是王家
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孝緒竟獲免所居以一鹿
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不
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一時名公屢表薦
之後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俱不起陳郡袁峻嘗詰之
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
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関人世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
也王嘗令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嘗
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未列爲三品言行超
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

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年五十八卒謚曰文貞處
士

鄧郁

鄧郁荊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足
不下山斷穀三十餘年惟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
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一日魏夫人忽乘雲而至
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襪色艷奪李質勝瓊
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
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謂弟子
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旣來期會至矣少日無

病而終山內惟聞香氣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錢塘人隱居不仕嘗有人涉溝盜其
筍者元琰伐木爲橋以度之盜者大慙鄉人化之居
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
齊建武及梁天監中皆被辟召不赴年七十卒于家

沈覬

沈覬字處默吳興武康人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
徐孺子之爲人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
顯每還吳興覬不至其門勃就見覬送迎不越於閭

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左常侍
不就永明建武永元中又三徵俱不赴覬素不治家
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以梁肉者
閉門不受惟以樵採自資梁天監四年卒

庾詵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
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脩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
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
君三十我百五十詵嘿然不言恣其所足梁武帝少
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叅軍不出普通中

續高士傳
詔以爲黃門侍郎又稱疾辭晚年尤精釋教年七十
八卒謚貞節處士

何點

何點字子皙廬江瀟人容貌方雅博通群書善談論
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
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躋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
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宋太始末徵太子洗
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豫章王命
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
尚不屈非吾所議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

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游宴樂不隔也梁高祖
與點有舊及踐祚詔起之點以巾褐入見竟不受職
年六十八卒

劉訐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其兄嘗爲之娶妻訐聞而逃匿
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穆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
訐乃挂檄於樹而逃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
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窺也嘗辟功曹不就

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又居五臺山鄱陽忠烈王欽其風尚要與游處承先為講老子深發玄義得所未聞卒于山中

諸葛瓊

諸葛瓊字幼玖瑯琊陽都人幼師事閔康之及臧榮緒博涉經史齊辟從事梁舉秀才並不就卒于家

續高士傳卷之七

續高士傳卷之八

少玄山人皇甫湜子安撰

魏

鄭脩

鄭脩北海人隱于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一見尋還山舍後不知所終

眭夸

眭夸趙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浩友

善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後浩以詔書投於夸懷夸曰桃簡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苑簡浩小名也夸竟逃歸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嘗徵著作佐郎及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年三

十二卒博士孔璠奏謐貞靜處士

隋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嘗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憇于至真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五十餘年所資惟松栢水而已年八十二卒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嘗游太學一時名士莫不宗仰蘓威

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其從官文詡意不在仕
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
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
風俗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賙輒辭不受每閒居無
事從容長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
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年四十卒
于家

唐一

朱桃稚

朱桃稚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

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鞞逼署鄉正委之
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
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
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
長史脩礼以請降階與之語不荅瞪視而出士廉拜
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歛州
大治屢遣人存問輒走林草自匿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
力不食王績嘗從之游子光瘖未嘗交語惟與對酌

甚懽而已後不知所終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惧不稱以速咎也年八十餘卒

終南山隱者

終南山隱者不知何許人也長慶間有嚴士則者性好真道一日採藥終南誤迷於巖嶂之間所資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忽見茆屋數間遙出松竹之下

烟蘿四合纒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竟無出者窺其籬隙內有一人於石榻偃卧因推戶直造其前隱者方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曰天子嗣位幾年吾自安史犯闕居此也遂于梁棟間啓紙囊其中有百餘顆如薏豆狀取鐺拾薪汲泉煮之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飫乃告以歸路言士則位壽履歷後皆驗也

續高士傳卷之八

續高士傳卷之九

少玄山人皇甫湜子安撰

唐二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靡不精善盧照隣師事之嘗語之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

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
決爲務故欲大詩曰糾糾武夫公侯于城大之謂也
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
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
終日圓之謂也照隣又問養性之要荅曰天有盈虛
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慎
以畏爲本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
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
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
則人事畢矣年百餘歲卒

秦系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
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
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
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
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
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衛大涇

衛大涇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
固辭疾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就謁辭不見大

經邃於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志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後辭去遍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荅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于

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年八十九卒謚貞一先生

崔觀

崔觀深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參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後文宗以左補闕王直方薦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盧鴻

盧鴻字顯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盧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下詔敦諭

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後卒于其中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其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曰田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

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撲帝令左右扶止謂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敕游巖赴都欲處顯職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隱于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兗州徂徠善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年九十餘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

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
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
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
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苎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
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
輿也詔拜太子文學徒太常寺太祝不就職羽嗜茶
嘗著茶經三篇貞元末卒

五代

騎牛者

騎牛者在婺州山中古貌巾褐手執鞭光燦日色扣
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裡高嘯紫烟中塵世連仙界瓊
田前路通時有僧入山見之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
及望赤松而去

張薦明

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
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
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安衽席之間可以
治天地也又曰一者萬事之本也能守一可以治天

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續高士傳卷之九

續高士傳卷之十

宋一

松江漁翁

少玄山人皇甫湜子安撰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
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
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
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
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
煩處間曠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

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
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曷出而仕乎笑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岩穴追園綺
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
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
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長
揖使裕反其所鼓枹而去

杜生

杜生者穎昌陽翟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

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二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
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籬門者三十餘年黎陽尉孫
軫往訪之其人頗灑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
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由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
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
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
生曰昔居縣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
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偶有鄉
人借此屋邊居之惟與人擇日賣藥以具飭粥亦有
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

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業者多
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
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
前曾有人遺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
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
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生氣韻閒曠言詞精簡問
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純質未嘗妄言嬉游唯
買塩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也軫嗟
嘆留連久之乃去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
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茆茨數椽行樹茂密可愛主
人雖麻衣單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
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
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
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旣而二子歸捨鋤揖
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
別去後其子以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郡守釋之翌
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蘓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
曲有息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
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善
於藝植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
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欲者先
期輸直夜則織屨堅韌過于革爲人爭買之以故薪
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召償一不經意漑
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
爲布衣交浚爲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
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漕園東湖

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
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漕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
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
翁乃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
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
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
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
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
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
恐未便了得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

大業因出書函金幣置几上雲卿歎息若自咎者二
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
扃戶閔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
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撫几嘆曰求之不早實
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予
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余
罪曷鍼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靖康末
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

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
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爲言主
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自嘉祐末卜居于
此因不復出以我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
有幾何年矣

郭曩氏

郭曩氏者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世家南平始祖
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遂于象數涪陵人樵
定字天授嘗從之學易後亦棲遁於青城蜀人指其
地曰樵巖

篋叟

篋叟者不知其姓名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初程頤之父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籬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之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從也

宋二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世爲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咏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閤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陝令王希招之野自陳本

性不願登仕年六十卒

李瀆

李瀆字長源河中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杜門不仕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已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曰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荅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憇于廛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鬻之其惡鬻如此真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搜采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因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荅曰

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年六十三卒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也幼從邑人楊懿授禮記讀書累年不解帶懿嘗勉之仕對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性好施予未嘗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焉用此爲鄉里有不循孝弟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遠近推服之年七十三卒揚徽之云陶隱君號堅白先生今同文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

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章登

章登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
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
九據始終之變蜀守多以逸民薦之凡一賜粟帛再
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後益以道自
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一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
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強力尚足子亦嘗
知以氣治疾之說乎伯祿因從扣太玄登爲解述大
旨至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
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
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
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
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年七十六卒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
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
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後與宛丘萬適歷
城田誥俱以翰林學士韓偓之薦召至闕下璞自陳
不願仕進遂放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年七十八卒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弗以爲念客游江淮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蓄兩鶴逋或汎小艇出游有客至逋所則童子開籠縱鶴逋隨放棹而歸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棊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棊耳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後卒于仁宗朝賜諡和靜先生逋善爲詩既就藁輒棄之或謂何不存之以示後世曰吾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徃

徃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續高士傳卷之十終

編采高士傳續高士傳後序

中南山人吳郡黃魯曾

嗟夫時代不旬清風迥異仲尼叙逸民而有麀
孟軻第善士而無羸自夫所謂逸民者宛乎為
韜蘊之辭允矣寓遐遺之意若善士者未章也
已至於梁惠齊宣之世昉有是稱善非高之謂
耶予嘗讀伯夷傳首載許由其冢在箕山之上
至於巢父則莊子載之惟巢父牽犢之言尤高
於許由他如卞隨務光則甚畧也其詳畧不齊

者何也蓋聲聞嘉彰寔原賦命形容稿落良本
自然秀喬之木產深谷而奚名竒絕之珍待嗜
人而出品此晉玄晏先生作高士傳則然矣先
生值炎精之末葉適司馬之餘多高不仕之節
聊自明心歛可摠之才亦將立則分疏於二千
之年挹酌於九十之氏涉海求珠游闈挈玉其
用志也遠矣自晉而唐自唐而宋元自宋元而
皇明中興之運得邦彥二人乃皇甫子浚子安
也子浚以玄晏古本湮沒由散見羣集中而編

采之此沿流緣源之鑿也雖先後或有不一而
情蹟斷無甚訛若將有以成家後續傳之作也
子安游神於泰始咸寧之時耀穎於正德嘉靖
之際作續傳九十九篇乃所以遡宗華而掩別
開焉是文明之映心后昆又紹清曠之成章遠
裔載同者夫予重讀前篇新披今作卓哉一伯
九十二人者真心跡雙澄性務蕪朗却徵辟而
非干名逃王公而寧索價行止道俱始終天得
鼎養爵榮忘浮雲於上洩禮象義結等升煙於

高鷲愛陰之禽偉仙馭而難比入源之族誤靈
接而可疵此天下後世之所仰止行止而無窮
者也子浚有才未甄為素臣者非壯歲無門可
競呼山宰者惟徒芳以故編采之情述身世而
少露也已子安承華暫署藩臬偏揚遭回於濟
川之舟坎珂於榮宦之轍淵躍與雲儀爭取亨
衢與吏隱交名則其續傳之心循多歷而固然
者也魯曾青陽既擬於廟廊黃髮尚滯於俊造
追惟翼翼仰玄晏而猶龍竊附惓惓用四寸而

為驥聊就鄙言一篇託諸序文之末亦乃至幸
矣誦之者必以為剪綵陽春終非麗景炬光明
照竟譏羲暉而於高士之操則自有不忘頌美
之懷願染指於清真之鼎布武於幽邈之庭為
可教之地云爾

後序

朝陽書局藏

